

# 第三十三届“晚报杯”组委会主任袁虹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株洲城市美丽,市民热情,办赛专业”

本报讯(记者 肖蓉)昨日,“华晨新里程”第三十三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正式开赛。记者专访了中国体育记者协会晚报分会会长、北京晚报编委袁虹衡,听他聊聊本届比赛的亮点、看点。

### 城市美丽,办赛专业

“株洲是神农福地、动力之都,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一极。来到株洲后,觉得这里交通便利,城市美丽,市民热情,我很喜欢株洲。”作为“华晨新里程”第三十三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组委会主任,袁虹衡称,自去年11月本届比赛的信息发布会后,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株洲。

“晚报杯”首次落地株洲,袁虹衡感受最深的是办赛专业。“在前期准备工作方面做得非常细致,比赛场地、棋手驻地条件都很好,棋手普遍反映吃住都很舒适,为全身心投入比赛提供了最佳的硬件条件。赛事组织方面,从比赛流程安排、裁判的邀请,到赛场的布置、棋具的摆放等,都非常专业。”

### 本届赛事进行了成功改革

袁虹衡介绍,“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起于1988年,开创了围棋界、新闻界、企业界三位一体的办赛新模式。而晚报唱主角儿是这一模式独到之处,其所拥有的组织、宣传、资源三方面的优势,成为社会办体育的典型范例。

他认为,第三十三届“晚报杯”由株洲日报社株洲晚报牵头,联合中国围棋界以及株洲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株洲中建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等本地优秀企业举办,是“晚报杯”三位一体特色的充分延续。

在社会形态、媒体生态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的当今时代,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来推进“晚报杯”的可持续发展。

本届比赛中,在赛制方面首次增加了快棋赛,赛期由原来的9天缩减至8天。“缩短赛期既不影响比赛质量,又减轻了棋手、组织方面的负担,是‘晚报杯’顺应形势发展改革的成功尝试。”



▲首日比赛现场 记者 刘震 摄

▲袁虹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 刘震 摄

### 职业、业余对抗赛颇具看点

“晚报杯”不仅仅是单纯的围棋赛事,还是一项围棋文化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本届“晚报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1支队伍参赛,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围棋。

袁虹衡告诉记者,本届“晚报杯”,棋手年龄从7岁到80多岁不等,很多人都是多次参加“晚报杯”。其中,70岁高龄的安徽籍棋手韩启宇,参加了全部33届的比赛,还获得过冠军,围棋俨然已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虹衡还透露,本届“晚报杯”,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的对抗赛非常有看点。在近几年的“晚报杯”中,职业棋手对业余棋手从“让子”过渡到“让先”,且双方各有胜负,证明业余棋手的水平已非常高。本次对抗赛中,职业选手中的世界冠军将对战“晚报杯”的业余冠军,冠军之争更有戏剧性,必将引发围棋爱好者的关注。



## 首日战报: 株洲晚报队三胜三 负表现平稳

“华晨新里程”第三十三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昨日开战。努力争取第一轮胜利,为所有棋手之渴望。为显示公平公正,裁判员主持进行了抽签仪式。

首轮遭遇战未见大冷门,7、8段高手悉数过关,强对弱往往速战速决,如南通江海晚报队马天放7段不到半小时便迫使香港老棋童队陈品祺5段城下签盟。

新民晚报清一队唐崇哲7段有惊无险,智取“最强大脑”大连晚报鲍云6段;厦门晚报队王琛8段快刀力胜北京晚报队赵亦康6段。湖南籍名手黄星灿6段、唐天源6段、周雨萱5段也闯过头关。

株洲晚报队首轮二胜一负,表现尚可。周恒逸6段优势下对杀算错气,不敌齐鲁晚报队赵甫轩6段;肖泽彬6段轻取株洲晚报二队周航帆5段,曾泽润6段勇克新民晚报二队何泉5段。

第二轮,肖泽彬、曾泽润分别败于海口付利国围棋培训中心队刘硕5段、扬州晚报队高逸典6段,周恒逸胜今晚报队王忠哲5段,扳回一局。

首日两轮战罢,株洲晚报队三胜三负,棋手发挥正常,表现平稳。

(通讯员 杨志存 记者 肖蓉)



▲小棋手对弈 记者 刘震 摄

# 父女共忆株洲火车站 从“追婚记”到“父母爱情”

## “我与株洲火车站”征文征图活动只剩9天,欢迎继续投稿

“时代记忆·我与株洲火车站”征文征图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市民与网友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投稿。在众多投稿的网友中,有一对父女显得很特别。

“80后”父亲唐新明讲述了自己当年在株洲火车站的“满哥追婚记”,他与妻子在这里相识、相恋、离别又相聚,字里行间既欢乐逗趣,又让人动容。12岁的女儿唐钰莹则站在女儿的角度,写了一出株洲版“父母爱情”。父亲当年乘火车外出打拼,母亲思念不已,挺着大肚去看望父亲;后来父亲回株洲工作,一家人又在株洲火车站激动团聚。

14年,两代人。株洲火车站不仅见证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也上演了一幕幕关于爱情、亲情的感人故事。

此次征文征图活动由株洲火车站改建项目工作小组与株洲晚报联合举办,于2020年1月19日结束,共设奖项16名,其中一等奖奖金高达3000元。活动只剩9天,欢迎大家继续投稿。

投稿方式为:1.将投稿图文送至株洲晚报103办公室。2.关注株洲晚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车站记忆”菜单,进入征集专题页面,即可上传投稿文章和照片,或发送至491477660@qq.com。



▲株洲火车站(资料图) 记者刘震 摄

## 那年的火车站,让我“捡”了个媳妇

文/唐新明

你遇到过火车晚点吗?

我就遇过一次火车晚点,正因火车晚点,我在株洲火车站捡了个“大便宜”。以至于十多年过去了,我仍常会在梦里笑醒。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出生于株洲县乐堂湾,从没见过火车的我在三年级时第一次随姐进城。扎扎实实看了一个假期的、只存于农村孩子梦里的火车。

安迪·沃霍尔说:那些在当下发生的,你以为毫无意义的时刻,往往将来将成为你一生整段时期的印记。

时钟回拨到2006年10月26号,母亲让我到株洲火车站接她。我刚跨上电动车,大姐忙拉着我说:“去火车站,你好歹也换件衣服吧,穿着工作服像什么样嘛!”当时天真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原来都是她与母亲密谋好的。

到火车站接到母亲,她说要去一个朋友家。去的路上,我才知晓,母亲的朋友安排了我去相亲。

既来之,则安之,母亲已经与别人约好了,我再反悔也不好,于是和母亲朝着她朋友家走去。

半小时光景,我们刚跨进母亲朋友家小区,一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阿姨,焦急地向我们跑来,边跑边喊:“余粮啊,我家这三宝啊,到现在还没有到我家。我刚与她妈妈通电话才知道,她借口答应她妈妈说来我这儿,实际是去了火车站买票,准备回珠海呢。”

母亲还处于惊讶中没回过神来。我听闻,差点一个没忍住笑出声。心想:此女倒也“彪悍”,阳春阴违居然想到了这招“金蝉脱壳”之计,瞒天过海把几个大人戏弄一场。

我还在心里佩服此女聪慧时,阿姨避过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走,阿姨带你去火车站找。”啊!懵懂中,我又被拉回了株洲火车站。

半小时路程,阿姨详细地向我介绍起女孩来。女孩名叫张兰,与我同年。一米六高,戴眼镜,短发,大专文凭,任职于珠海某公司。这次回家,一是为了看望父母,二是回家补办被“飞车党”抢走的证件。女孩母亲膝

下四女,一个不留神,已有三个女儿被外省男子娶走了。女孩母亲不想这个女儿也嫁到外地,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次相亲,也有了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幕。

到火车站后,刘姨在候车室寻找,我外围查探。望着这偌大、美女如云的火车站广场,我这两眼真有点忙不过来了。仅凭刘姨片面描述,让我在万花丛中挑出一朵花儿来,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何其的难啊!因此我也懒得寻,在火车站的小卖部前一屁股坐下,欣赏起这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独特风景来。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难相逢。或许,岳母的诚心感动了月老,又或者命中注定我该有此“劫”。

“老板,买瓶水……”噢?美女!乡音!我自主地回头望过去。眼前女孩,约一米六,年龄与我差不多,戴眼镜,随身只有一个包。特征基本符合,可疑!我忙给刘姨打电话确认女孩穿着。刘姨知道后,大喜,一溜烟似地从四号候车室跑来,与女孩四目一对,拥抱在一起。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没想到到刘姨会找来。更没想到在株洲火车站,自己手机关机了,居然还能被找到。

惊讶中,女孩可能也相信了“命中注定”,或许是我当年英俊的外表迷住了她,更有可能是我俩四目相望的那一刻,王八看绿豆一样对上眼,从此,我告别了单身。

多年后,妻子才告诉我,当时之所以从候车室出来是因为走得匆忙,没准备吃的。恰巧火车晚点,要不可能就没什么事了。再后来,我也随湖南下广东工作,期间与妻子几度分离,泪洒火车站。

2010年,离别的火车站再次迎来了我们夫妻拥吻的一幕。只不过这一抱,再没分离。之后我选择留在田心,成为一名轨道交通的职员。

如今听闻株洲火车站提质扩容,脑海里浮现出与妻子相识的一幕幕。提质扩容后的火车站即将迎来新的面貌,踏上新的征程,面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让我们一起期待“飞车党”抢走的证件。女孩母亲膝

我出生于2007年,那时候家里还没有智能手机,唯一能听的歌只有妈妈那柔美的歌声。那时,妈妈每个周末都会回来教我唱歌。“小火车呜呜鸣,七恰恰,过天桥,过山洞,七恰恰……”这首歌一直存留在我记忆的“文件夹”里,也成了我幼年时最喜欢、也是唯一会唱的歌。

我曾猜想,妈妈为什么要教我唱这首歌呢!或许跟爸爸坐火车去外地工作离开我们有关吧!又或者其他的我不知道的特殊原因。

关于火车,我了解的不是很多。火车离站,意味着离别。像爸爸这样的,为了梦想不得不暂别家人,去遥远的异省他乡拼搏,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火车进站,意味着归来,爸爸会从人情淡漠的他乡,回到热情洋溢、充满幸福的家乡。

爸爸与妈妈结婚不久后,妈妈就怀上了我,而爸爸为了梦想,也为了家,去了遥远的广州工作。妈妈在家每天都期盼着爸爸回来。妈妈因思念无法控制,也因为“表现良好”,在怀我4个月时,妈妈挺着大肚子,来到株洲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见爸爸。

妈妈曾和我说,乡村的泥巴道路一路颠簸,我一直很乖巧,但一到株洲火车站,我却调皮起来,在妈妈的肚子里“大闹天宫”,翻江倒海地展示自己的“武功”,差点让妈妈放弃这次看望爸爸。

最后,妈妈没办法,摸着肚子对我说:“你不要再闹了,要不,等下就看不到爸爸了。”或许是我巧合吧,也许是我真听懂了这句话。妈妈说完这句话后,我就奇迹般地停下来了。

火车缓缓离开车站,越开越快,离火车站也越来越远。可爸爸与妈妈的距离却越来越近,这甜蜜的相逢一刻,就如同天上的牛郎织女一样幸福哦。

圆月西沉,旭日东升。指缝太宽,时间太瘦,时间悄然间就到了2008年11月,我一岁多了,我在长大的同时,爷爷奶奶却渐渐年老,

## 火车站“抱”回的爸爸

文/唐钰莹

而爸爸仍在广东打拼。

有一次,爸爸妈妈正在通电话,而我在一旁玩玩具。坐在床上玩耍的我似乎听到了爸爸的声音,可能是血脉相连的缘故吧,我忽然大笑起来,还含糊不清地叫着“爸爸,爸爸”。爸爸听到我声音后,激动的泪水如决堤,在电话另一头失声哭了起来……妈妈说,自那通电话后,爸爸就“不安宁”啦,几次打电话与妈妈商量要回株洲。

2011年,我4岁,爸爸终于要回来了。2月朦胧的春雨像牛毛,像花针,密密斜织着给全城盖上一层薄薄的纱。细雨落在火车站,落到雨伞上,飘在地上,伴随着这如画的美景,我又唱起了那首“小火车”的歌。在春雨伴下,爸爸乘坐的火车终于进站了。

出站口,见着人山人海的浪潮,妈妈立马抱起了我,我注视着出站口,突然大声叫起“爸爸,爸爸”,呼声未落,爸爸已经冲到了我们面前,一把抱住了我和妈妈。

待在爸爸怀里,看着这贵如油的蒙蒙春雨,如丝如烟,飘飘洒洒,染绿了树,染绿了草,也染绿了回家的路。自此后,爸爸再没远离我们。现在回想,爸爸的火车,终于在那一抱中进站了,回家了。

爸爸回来不久,就有很多公司请爸爸去上班。但爸爸却一一拒绝了,靠自己的能力走进了田心,成为了一名轨道交通职员。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的高薪高职,爸爸偏偏选择轨道交通。一次偶然机会,我从奶奶与姑姑的聊天中得知,原来爸爸与妈妈相识于株洲火车站……这大概就是爸爸选择轨道交通的原因,也是妈妈为什么教我唱小火车儿歌的原因吧。

现在,我们一家已在田心扎根。虽然当年我见过的绿色火车已经退出了市场,但爸爸公司生产的“和谐号”继续奔驰在铁轨上。她前行时就像喷出一团火苗,冲破黑暗,沿着轨道,带着人们驶向远方与未来。

(记者 董介 整理)